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端 明 殿 士 宋 邦 撰

列傳第七十

元王黎楊嚴竇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鑑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寢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

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諳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褒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卽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蓺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

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
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
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脰朝廷
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
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
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
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
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
榭帳帯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
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
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
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

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

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係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宅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悟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宅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縝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

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箇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筭貯屍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

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
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緝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
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
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
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
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
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
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
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咸陳福業報應帝意向
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
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
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

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
官司不得筆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
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
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
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
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
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
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鵑漸倡之也性貪
冒縱親戚尼姑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
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
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
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鵑漸爲太常卿禮

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頤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頤崇敬等曰頤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饗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饗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饗禮不王不禘皆不

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頌不及饗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饗明矣
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
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
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饗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
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
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
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
於祫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
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
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頃等所建頃等曰景皇帝
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
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鉉顓頊昌意爲始祖是
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

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
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
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
百穀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小德配
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
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
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
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
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
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牲
用犧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
一者何事之不敢讞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讞莫大焉上

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驥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厭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圜丘上與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丘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頤崇敬草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千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諱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

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
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
覩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
而霪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
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
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卽位又詭道希進密
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旣行市人數百羣譟投礮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
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掊冒財
賄貲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
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
肅宗時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
氣河西節度使呂崇竇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

二百餘幾死崇竇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卽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

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
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
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
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敝
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
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貰籍不除天寶
中王鉢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
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癟
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
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
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
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
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尙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蘆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

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
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
西屏十餘年始勻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旣亡城壘則又
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
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
援時方煬旱人情騷攜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
士當受春服者皆卽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
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
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
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礮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
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傅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
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
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